

# 密歇根湖畔的承德「金庙」

朱俊

建筑师：  
多年致力于中国古代建筑的调查和保护





總持初地法輪資福勝因延上塞

廣演恒沙梵乘能仁宏願洽新禧



芝加哥世博会上的金庙

一九三三年五月廿七日，芝加哥世界博览会在美丽的密歇根湖畔正式开幕。各具特色的展馆中，一座被称为「金庙」的中国建筑十分引人注目：这是一座重檐攒尖顶、平面为方形的高大建筑，屋檐下二十八根鲜红的木柱和屋顶上金色的铜瓦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熠熠生辉。建筑的原型

是承德普陀宗乘之庙的主殿——「万法归一」殿，是以一比一的比例被原样复制到美国的。自一八七六年的历次世界博览会上，东方建筑艺术一直被日本人专美。现在，来自中国的古建筑终于被原汁原味地呈现在世界的面前，这是中国近代建筑史上具有重要意义的事件。第二次如此大规模

模的展示已是近半个世纪之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明轩（以苏州网师园殿春簃为蓝本）。

不过，这座广受瞩目的「金庙」和世博会中国馆毫无关系，后者只是一座匆匆建成的北平四合院式建筑。从策划到完成，「金庙」这个项目都是由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一手推动的。斯文·

赫定是德国著名地理学家李希霍芬的学生，自一八九四年就开始到中国的新疆、西藏等地区开展调查。一九二七年，斯文·赫定带领「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中国内陆进行考古发掘，他希望在考察中增添更多的人类学和宗教学项目，但囿于经费不足而无法实现。一九二九年，斯文·赫定在美国游说同为瑞典裔的芝加哥富商文森特·本迪克斯（Vincent Bendix），后者同意出资购买两座中国庙宇及其内部的全部陈设。俩人最初设想将一座庙宇放置在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另一座在美国的芝加哥，作为当地学者研究东方文化之用。斯文·赫定曾经多次深入藏区，还作为班禅大师的客人住在扎什伦布寺生活了七个星期，所以对藏式庙宇情有独钟。不仅仅是寺院的建筑，对建筑内部的造像、唐卡、法器、经幡，甚至乐器他都很有兴趣。在得到美



修建中的金庙



完成的金庙

国富商的资金保证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斯文·赫定前往内蒙古地区开展调查，但始终没有物色到让他满意的藏传佛教建筑。

一九三〇年夏，斯文·赫定从北平再次出发，经过两天的汽车旅行来到当时热河省的首府承德，考查的第一站就是有着小布达拉宫之称的普陀宗乘之庙。在《热河——皇帝的城市》一书中，他写下了和万法归一殿初晤时的兴奋：「来到朝圣的

目的地，心情很是激动。走进院子，望见中国建筑的这颗明珠，我们既赞赏又震惊，已经完全被她慑服。」恰如斯文·赫定所言，万法归一殿的确是承德古建筑的代表作之一。因为在「拱卫」避暑山庄的所谓外八庙中，普陀宗乘之庙的地位十分显赫。清乾隆三十六年（一七七一）正逢皇太后钮祜禄氏八十寿诞，身为孝子的皇帝为了庆祝母亲的寿诞以及自己的六十大寿，特意

在避暑山庄北宫墙外、狮子沟北山中段兴建了这座规模宏大的寺庙，用来接待从西藏、蒙古等地赶来祝寿的喇嘛和王公。就在寺庙即将落成之际，一个意外的惊喜又为皇家的寿诞增添了更多祥瑞：原本在伏尔加河流域游牧的蒙古土尔扈特部由于不堪沙俄压迫，在首领渥巴锡的带领下不远万里归附祖国。对以文治武功自矜的乾隆来说，这无疑是最好的贺礼。

九月十八日，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的澹泊敬诚殿接见了土尔扈特部首领，封渥巴锡为卓哩克图（意为英勇）汗，近侄儿策伯克多尔济为布延图亲王，随后又在山庄万树园等处举行盛大的宴会以示庆祝。第三天，渥巴锡一行与来自外蒙古、内蒙古、青海等地的王公、贵族一起参加了普陀宗乘之庙的落成典礼。皇帝亲自撰写的《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以满、汉、蒙、藏四种文字刻碑立石于庙内，以为纪念。

纵观中国建筑史，皇家建筑基本采用比较纯粹的汉族式样，只是少数民族统治的元和清代情况较为复杂。清朝康熙乾隆三代的营造中，如果说圆明园的西洋楼建筑群只是出于皇帝的猎奇，那么在承德兴



清人绘 万法归一图屏  
绢本设色 纵一六三·八厘米 横二一〇·八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建的带有汉藏混合风格的寺庙则有着比较深刻的政治背景。早在清代初年，利用喇嘛教优抚、笼络蒙、藏等地的边疆民族就成为了朝廷的既定国策。自康熙以来，清政府在承德避暑山庄周边先后兴建了十二座皇家寺庙，分别是溥仁寺、溥善寺、普宁寺、普佑寺、普乐寺、安远庙、普陀宗乘之庙、须弥福寿之庙、广缘寺、殊像寺、罗汉堂和广安寺，其中的九座有喇嘛常驻。因为北京的理藩院专门设有八个机构拨付钱粮管理，所以这批寺庙被称为「外庙」或「外八庙」。

建于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年）的普宁寺是外八庙中第一个引入藏式建筑手法的寺院。为了犒赏平定准噶尔有功的厄鲁特蒙古四部，乾隆命令依照「西藏三摩耶庙（即桑鸞寺）之式」建造此寺。桑鸞寺是西藏现存最为古老的佛寺之一，也是将佛教的宇宙观引入寺庙布局的较早实例：寺院建于平地，主殿居中，四周分布着象征着日、月、四大部洲、八小部洲的建筑和佛塔，外周则有两道四面开门的圆形围墙，象征「铁围山」。普宁寺虽以桑鸞寺为蓝本，但是结合了具体的地形以及汉地佛寺的传统，对建筑布局做了适当的改变：全

寺建筑被布置在一条中轴线上，分为前后两个部分，寺院的前半部建于平地，有山门、天王殿、大雄宝殿，一如汉地佛寺，后半部则依山筑台，台上有三层、六檐的大乘阁，象征须弥山，大阁的四周有象征日、月、部洲、天王的殿宇和琉璃喇嘛塔。和桑鸞寺一样，普宁寺建筑群也以弧形围墙圈护，象征了佛国世界外围的「铁围山」。普宁寺这种前方后圆、前低后高的总体布局，加上后半部建筑呈倾斜状的台地布置，不仅极好地展现了建筑的主次关系，还渲染了建筑群整体的恢弘气势。作为寺庙主体建筑的大乘阁高达三十七米，不仅造型精美华丽，结构也坚固合理，是清代高层木构建筑的杰作。而周围象征日、月、部洲的建筑体量适度，足以突显主体建筑的高大宏伟。建筑细节上，小型殿宇和喇嘛塔的造型既和谐统一又变化纷呈，达到了很好的视觉效果。

普宁寺虽然引入了许多藏传佛教的建筑理念，其寺庙本身还是以汉族传统的建筑形式为主。外八庙中，普陀宗乘之庙才是真正实现了汉藏融合的精彩建筑实例。作为外八庙中规模最大的寺庙，普陀宗乘之庙是乾隆三十三年（一七六七年）由皇帝



特命内务府，以西藏达赖喇嘛所居住的拉萨布达拉宫为范本建造的。「普陀宗乘」就是藏语「布达拉」的意译。整座寺庙坐落在北高南低的山坡之上，由前、中、后三部分组成，总占地二十二公顷，前部是建在平地上的山门、御碑亭、琉璃牌坊等汉式建筑。中部是大小不同的若干藏式碉房，它们不规则地排列在低缓的山坡上，统称为「白台」。白台既象征了藏地的山川风情，又可以烘托整座寺庙的建筑主体——大红台。大红台位于寺庙的后部，是矗立在高达十七米的台基上的完整建筑群。高台外表刷白，台上建筑的外墙刷红，细节上则运用了收分、梯形窗套、鎏金屋顶、横向的檐墙等诸多元素，用以强化藏式建筑的氛围。布达拉宫的重要形象处理在普陀宗乘之庙中都可以被找到，比如山门、角楼、围墙组成的「城」，还有红台、白台、金顶和圆形的碉楼等等。其实布达拉宫也是由三部分组成的，但给人印象深刻的是山下的「城」和山上的「宫」。普陀宗乘之庙在地势和体量都不如布达拉宫的前提下，基本达到了乾隆所谓「师其意，而不宗其形」的境界。

高达二十五米的七层大红台是体量最

大的建筑。大红台的下部四层为实心台基，上部三层是平顶的回字形裙楼，中间的天井里就坐着让斯文·赫定心旷神怡的方法归一殿：一座五间重檐攒尖顶的方形大殿。这是一组带有浓厚藏式特点的所谓「都纲」建筑。「都纲」是藏语，意思是「大殿」，专指藏传佛教寺院中僧众集会的经堂，也是寺院中等级最高和规模最大的主殿。都纲建筑的平面通常呈「回」字形，以平屋顶的裙楼围合成封闭的院落，中间的大殿用坡顶，突出殿宇的宏大和高敞。另外，因为被置于围合封闭的院落之内，大殿的采光受到局限，光线只能从高处天窗射入殿内，幽暗的环境烘托出强烈的宗教氛围。值得一提的是，方法归一殿的重檐屋顶使用了汉式建筑中不常见的鎏金鱼鳞铜瓦，金碧辉煌的色彩突显了其高贵和神圣。

乾隆是非常重视和喜爱普陀宗乘之庙的，没有他的许可，任何人是不能随便进入寺庙的。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年），英国女王的特使马嘎尔尼来承德觐见，一次在避暑山庄遇见皇帝，乾隆告诉他自己的正要去普陀宗乘之庙参与佛事，因为英国人不信仰佛教，所以就不方便让他一同前



三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



三世章嘉呼图克图

清人画万法归一图屏（局部）  
故宫博物院藏



正在维修的普陀宗乘之庙万法归一殿金顶

往。乾隆还命令从西藏等地招来喇嘛主持普陀宗乘之庙的佛事活动。乾隆后期，热河的许多重要宗教活动都是在万法归一殿举行的，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的《万法归一图》就忠实地记录了当时的场景。

在斯文·赫定从事考察探险的那个时代，中国正处在内忧外患的巨变之中。一方面，国家无力保护日渐凋零的文化遗产，另一方面，过去的许多传统又被人为了的冷落和遗弃。斯文·赫定眼前的普陀宗乘之庙已处于被毁灭和废弃的边缘，他在书中记述了庙内殿宇的年久失修、古树遭到砍伐、佛像法器被盗，连所剩无几的喇嘛也已形同乞丐，「无论走到哪里，不管是在金光闪烁的庙宇里，还是在松涛阵阵的古树下，我们都无法驱散那种感知事物即将走向尽头的悲伤。这里到处是断壁残垣，殿宇四角的铃铛在微风中发出低沉的声响，如同乾隆皇帝的那个时代，只不过那时是胜利凯旋的欢唱，如今只是辉煌不再的悲鸣」。

斯文·赫定原本计划整体搬迁万法归一殿，但基于两个原因，他放弃了初衷：一是殿宇木构的朽坏，建筑被拆分后很可能难以复原，二是整体搬运的费用过于庞大。考虑再三，斯文·赫定决定在芝加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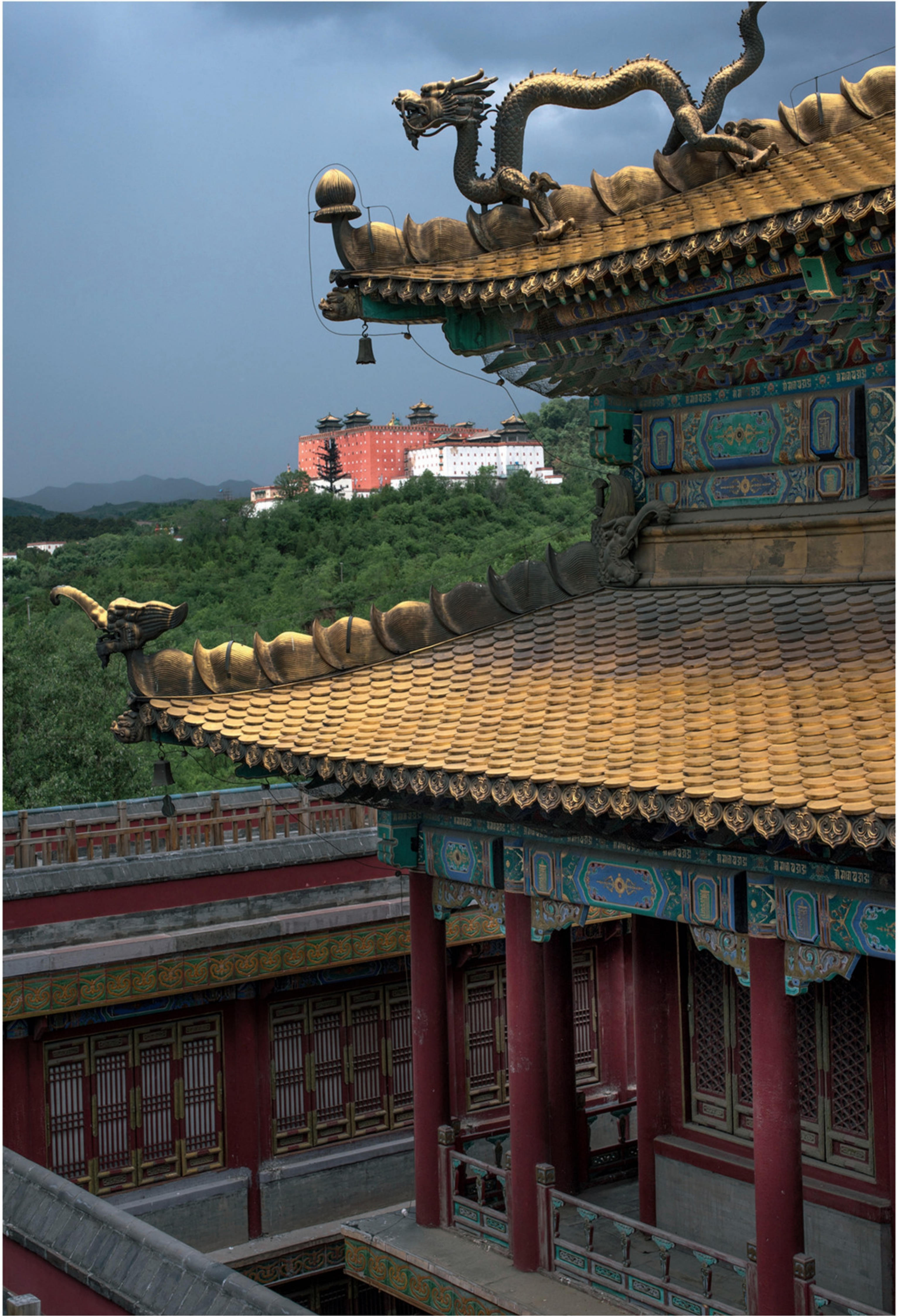


与万法归一殿金顶形制相类似的须弥福寿之庙妙高庄严殿金顶

新建一座规模、等级和形制都和万法归一殿完全一样的复制品。为了节约运输成本，大型的木架（柱子、梁架）和屋面的铜瓦都利用美国当地的材料，中小型的木构件和内檐装修在中国制作，然后分批运往美国。承接这项工程的中国营造商是广东南海人梁卫华（有人讹传为梁思成）。梁毕业于唐山路矿学校土木工程科，参加过国立北平图书馆的建造。因为是新式学校培养出来的建筑师，梁卫华首先赴承德拍照测绘，在取得万法归一殿的详细图纸后，回到北京组织工匠进行仿制。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距离清朝覆亡不久，梁卫华延揽到许多过去为宫廷服务的老工匠，在工程合同的附件上就详细罗列了主要工匠的姓名和履历：刘弼臣，武英殿重修和朝阳门箭楼工程的木料总头目；路鑑堂，光绪崇陵工程副头目；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北平图书馆工程木料总头目；赵善文，雍和宫重修彩画头目；姚国兴，太庙重修彩画头目；王喜顺，负责颐和园各殿内外装修的花卉雕刻……今天看来，这些都是研究中国近代建筑史的宝贵史料。

工程开工前，梁卫华首先按照清代工部营造则例编定工程作法、按项说明。在

从妙高庄严殿金顶望向正在整体维修的普陀宗乘之庙



坚持中国营造传统的同时又参考了西方的做法，绘制蓝图，制作了一个一比十的模型，全部构件都可以拆卸，以备日后正式施工时参照。当时在北京参与工程的各种匠人共计二百多人，于一九三〇年八月一日正式开工，到十月底全部完成，一共制作了两万八千多个大小构件，装成一百七十三个大箱子，在一九三一年春天装船出海运往芝加哥。晚清民国，因为西风东渐，中国的许多城市和乡村都已出现了西式建筑，而对外国出口中国的传统木构建筑，这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一九三一年九月出版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二卷第二册发表了王世澐的文章，专门介绍了方法归一殿（文中称诵经亭）的复制和出口。作者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今兹之举，独能于国人不甚注意之建筑，尺规寸摹，引而置之彼都崇楼杰阁之间，殆欲化腐朽为神奇，西人好奇，不下于我，焉知此后，不更有人闻风兴起，为同式或其他艺术之仿建者，吾道西行，此其嚆矢，此讯一传，吾国保存国艺，昌明绝学诸名流闻之，其欣兴为何如。」

在美国的组装工作始于一九三二年的春天。先是按照西方建筑的施工做法，为

大殿的基础打下二十七根深约十九点八米的木桩，然后在上面浇灌出钢筋混凝土的底板。工程进展速度很快，五月四日才打下第一根木桩，到同年的九月九日完成了屋顶的铺瓦工作。除了中国运来的建筑构件，大殿的六十根木柱和主要梁架构件都用美国当地的木材加工，所需石材也来自当地。对于大殿屋顶的鎏金铜瓦，斯文·赫定本想换成更具中国特色的琉璃瓦，后来考虑到琉璃釉面容易剥蚀，决定仍旧使用铜瓦。最后，大殿所需的二万五千块鎏金铜瓦由项目出资人本迪克斯自己的工厂在芝加哥生产，只屋脊上用作装饰的铜脊兽是中国原产。颇具意味的是，大殿的施工主要由美国建筑工人承担，但彩绘除外。建筑的内装油彩由北京专程前往美国的两位工匠自备材料，再带领美国的技师共同完成的。

成功建成的方法归一殿被美国人称为「金庙」，在芝加哥世界博览会上如期开放，取得了预期的轰动效应，很多从未去过东方的西方人被这座金碧辉煌的东方建筑所倾倒。金庙的内部陈设也尽量模仿承德的喇嘛庙，大殿中央站立着一尊高大的观音像，两边各有一座每面都开有佛龕的八角

七层宝塔。陈设大多是斯文·赫定从华北、内蒙收集来的藏传佛教文物，小部分来自承德，是乾隆时期的原物。为了丰富参观体验，斯文·赫定印制了图文并茂的展册——《中国的喇嘛庙：热河的布达拉宫》，工作人员在现场用毛笔为购买图册的观众签写上他们的中译姓名。芝加哥世界博览会结束以后，因为反响热烈，金庙又参加了一九三九年的纽约世界博览会。这一届世博会闭幕后，金庙就再也没有被重建过，为了找到一个永久的栖身之地在美国的几所大学间转手。直到一九八五年，瑞典的一个基金会从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手中买下「金庙」的全部剩余构件，试图在斯文·赫定的故乡把建筑重新组装起来。由于技术和资金的原因，计划一直未能实现，曾经辉煌的「金庙」如今只能静静地散落在瑞典的一个仓库中。

当年，金庙在密歇根湖畔落成之际，斯文·赫定曾经豪情满怀地自夸说，「当热河的方法归一殿变成一堆瓦砾而失去往日的辉煌时，密西根湖畔这座孪生的『金庙』将会抵御岁月的侵蚀而永远屹立」。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这又印证了中国人的一句老话：世事难料。